

# 八阵图与木牛流马

——诸葛亮与三国研究文集

• 谭良啸 著



巴蜀书社

K236.07

1202984

(1)

# 八阵图与木牛流马

诸葛亮与三国研究文集

谭良啸 著



22324405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编

1996

责任编辑：段志洪  
封面设计：冉平

八阵图与木牛流马  
诸葛亮与三国研究文集

谭良啸 著

---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书林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1.375 字数 300 千  
1996年11月第一版 199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

ISBN7—80523—789—1/K·166 定价: 20. 00 元

## 前 言

在武侯祠工作已整整 22 个年头了。收入这本集子的 50 多篇文章，是我在业务方面工作的一部份，是我学习研究的一份记录。

武侯祠是一处著名的文物古迹，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所涵盖的内容除现状陈列和馆藏文物资料外，还大量涉及到三国历史、与三国有关的文物古迹和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等。因此，在这里工作，除了必须把武侯祠读懂外，还得对诸葛亮、刘备等人所涉及的历史文物跨到文学艺术，甚至于文化范畴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研究，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才能胜任武侯祠的保护、管理这一任务。

回顾在武侯祠工作学习的二十多个春秋，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为了弄明白祠内的塑像人物、碑刻匾联，四处查阅典籍资料；为了掌握诸葛亮与三国的有关遗迹资料，跋山涉水，足迹遍及全国十多个省市；为了获得各种三国的研究信息，积极参加各种三国学术会议，搜集海内外的研究成果；为了宣传三国文化，曾东去日本，南下新、马、泰，宣讲三国；为了研究三国文化，不知有多少个深夜伏案。学习和研究几乎占据了我所有的星期天，占据了我所有的休息时间。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我从对武侯祠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从对三国文化无所研究到研究较深。从 75 年参加《诸葛亮与武侯祠》一书的编写到目前的十数本专书专著的出版，从 77 年在《四川大学学报》上发表第一篇论文到今天这本论文集的编辑成册，这二十多年的辛劳总算得到一种回报。

这本集子的内容以诸葛亮为中心展开，可以分几个方面，有对三国文物考古和三国历史人物、事件的论述，《三国演义》的研究，三国文化现象包括对武侯祠的探索和阐释，以及三国文化信息的交流。这仿佛显得驳杂，不过，这驳杂正说明了我的工作性质，说明我在这岗位上的积极进取精神。三国研究的领域可以说很窄小，也可以说很宽泛，这是一个观念问题，也是一个个人性情、情趣的问题。

这本集子为什么命名为《八阵图与木牛流马》，是因为我的研究最先从这两个问题入手。对这两个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我的论述，又有所突破，并且得到很多同仁的肯定和赞许，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单篇论文集辑成册，而且时间跨度较大，因此，存在个别观点有抵牾，部份内容有重复的现象。我曾努力避免，但很困难。二十多年，一个人在成熟过程中的记录是无法更改的；三国历史资料有限，用它们反复论证有关问题，就难以避免重复。希望能得到谅解。

“学不可以已”。这本集子的文章既然是我过去学习工作的记录，就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不过，可以借慰的是：它说明我在努力，在探求，没有让时光白白流逝；而且它作为过去的总结和新的起点，表明我还将继续在三国文化的领域中奋进、探求。

谭良啸

1996年10月28日于成都武侯祠

## 目 录

### 前言

· 白帝城八阵图遗址考	(1)
· 试论诸葛亮的八阵图	(7)
· 《李卫公问对》与诸葛八阵	(21)
· 八阵图与风后无关	(33)
附录	
“风后八阵兵法图”在河南发现	(34)
木牛流马制作地点考	(35)
木牛流马考辨	(37)
附录	
中日有关人士共探“木牛流马”之谜	(48)
木牛流马小考	(49)
——	
诸葛亮服饰论考	(51)
诸葛亮故里考察记	(61)
《丞相诸葛亮》碑不可信	(71)
——	
· 论诸葛亮的用人待士	(73)
· 诸葛亮“奇谋为短”证	(91)
· 诸葛亮“七擒孟获”质疑	(100)
· “五月渡泸”和“擒孟获”在何处	(102)

---

助诸葛亮擒孟获的济火	(104)
论诸葛亮的治人之术	(107)
从《三国演义》看诸葛亮的隐居地	(121)
论诸葛亮的隆中避世	(126)
·诸葛亮与传统价值观散论	(135)
·诸葛亮四论	(146)
·概论诸葛亮文化现象	(156)
谈杜甫咏诸葛亮的诗歌	(165)
三国碑刻存目	(174)
三国时期的考古发现和文物研究	(180)
三国遗迹与《三国演义》	(189)
武侯祠馆藏“三国”典籍要目介绍	(194)
我国拟建和建成的“三国文化”新景观	(203)
四川的三国遗迹概说	(210)
武侯故宅·乘烟观·读书台遗址考释	(220)
全国有多少武侯祠	(223)
成都历史上的几座武侯祠考	(225)
武侯祠的“三绝碑”	(230)
刘备墓及其真伪考辨	(236)
刘备墓就在成都市内	(243)
彭山县所谓“刘备墓”考察记	(245)
刘、葛关系论析	(247)
托孤时的“君可自取”析	(260)
论“天下英雄”刘备	(262)
三国蜀汉的军队和武官	(273)

---

试析涪县在蜀汉历史中的地位.....	(278)
论汉末三国时期的荆州争夺战.....	(285)
《三国演义》在日本.....	(296)
·海外的“三国热”及其成因.....	(303)
失荆州之罪不在关羽.....	(310)
《花关索传》对《三国演义》研究的启示.....	(318)
关索文化现象简论.....	(327)
《三国演义》的社会功能及应用.....	(336)
海外最大的“三国”社团——龙岗亲义总会.....	(341)
·近年来诸葛亮研究综述(1977—1983).....	(344)

## 白帝城八阵图遗址考

四川奉节县白帝城下的八阵图遗址，历来记述甚多，无人置疑。而事实上，诸葛亮并未在那里摆阵练兵，本文就此作一点考证。

关于八阵图，《三国志》仅寥寥数字：“亮性长于巧思，……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sup>①</sup>既未谈及阵法的性能和运用，也没讲有遗址。后人说诸葛亮八阵图有遗址在白帝城下，是据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篇云：

江水又东迳诸葛亮图垒南。石碛平旷，望兼川陆，有亮所造八阵图，东跨故垒，皆垒细石为之。自垒西去，聚石八行，行间相去两丈。因曰：“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皆图兵势行藏之权，自后深识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荡，岁月消损，高处可二三尺，下处磨灭殆尽。

郦道元的记载人们深信不疑。到唐代，就被各种地理书、兵法书抄袭并发挥；而文人墨客则络绎前去凭吊古迹，写诗抒怀。白帝城下八阵图遗址真是诸葛亮摆下的吗？

郦道元（？—527），字善长，北魏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县）人。他搜集了当时全国上千条水道流经各地的情况，以及与水道有关的历史人物、事件，甚至神话传说，为《水经》作注。他生在诸葛亮之后近三百年，没有到过蜀地，关于白帝城八阵图遗址的记载是事实或传闻，值得怀疑。而且，这一遗址不见于几位距诸葛亮更近的人的著作中。

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市）人。先在蜀国为官，后仕于晋。他曾搜集编定诸葛亮故事和《诸葛亮集》<sup>②</sup>，后又撰《三国志》。陈寿生于其时，长在蜀地，十分熟悉诸葛亮的事迹，然而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他只提到作八阵图而未

讲有遗址。陈寿是崇拜诸葛亮的。他对当时关于诸葛亮的资料持严肃态度，著书时取舍选择得当，有良史之称，不会无故遗漏史实，也不选用附会传说③。

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一部西南地理专著，记载了巴、蜀、汉中、南中等地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347）间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在该书涉及诸葛亮的大量文字中，在列郡县分叙“鱼复县”（即白帝城）条目中，都不见有八阵图遗址的记载④。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县）人。李雄据蜀时他为史官，成汉国亡，随李雄徙居江左。他对巴蜀历史见闻详熟，《华阳国志》无白帝城八阵图遗址的记载当不是疏忽。

陈寿死后一百三十多年，南朝刘宋人裴松之（372—451）奉旨为《三国志》作注。他引用魏晋时期著作一百四十多种，在史料的补缺上做了大量工作。可以说在当时条件下能补的他都补注了。关于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他都引文作注，而对八阵图却未注一字。

陈、常、裴三人都在郦道元之前，尤其是陈、常二人，占有的蜀地史料之多，搜集的诸葛亮传说之详，是其他著作者无法比的。他们都没有记载白帝城下有八阵图遗址，而独独郦道元记载了。这只能解释为：白帝城八阵图遗址不是事实而是传说。这一传说在陈、常、裴之时或者未出现，或者出现了他们不用；而在郦道元之时出现了，又被他收录了。这一推断可从分析诸葛亮一生的行迹中得到证实。

诸葛亮一生只到过白帝城两次。一次在蜀汉章武三年（223）。史载，“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当时刘备病重，他去接受托孤重任。四月刘备病亡。“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诸葛亮与梓宫同行⑤。从二月到五月，除往返时间，诸葛亮在白帝城停留不到三个月。当时刘备病危而致故亡，国内形势动荡⑥，诸葛亮岂能在此时从容摆阵练兵？刘备是因夷陵战败退驻白帝城的，但是孙权大军未乘胜逆江而上，白帝城并无战情。《三国志》载：“孙权闻先主住

白帝，甚惧，遣使请和，先主许之。”<sup>⑦</sup>因此，由于时间仓卒，形势又不必要，诸葛亮这一次在白帝城不会摆设八阵。

诸葛亮另一次到白帝城是率兵从荆州入蜀，配合刘备夺取益州。《三国演义》和今天的一些论者都认为八阵是这一次摆下的。分析他入蜀所用的时间和当时的形势，也当否定。

赤壁之战后，刘备夺得荆州大部，便把手伸向益州。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应刘璋之请率军入蜀。次年冬十月，曹操征孙权，刘备打算回兵救援，向刘璋索取兵资未遂，借此兴兵。刘备军斩将夺关，很快攻到绵竹（今四川德阳县）。刘璋“遣李严督绵竹诸军，严率众降先主。先主军益强，分遣诸将平下属县，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将兵溯流定白帝、江州、江阳，惟留关羽镇荆州。先主进军围雒；时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十九年夏，雒城破，进围成都数十日，璋出降”<sup>⑧</sup>。刘备攻打刘璋用了近两年的时间（212年冬——214年秋）。诸葛亮何时入蜀，有二一二、二一三、二一四年三说<sup>⑨</sup>。前所引文指出，诸葛亮入蜀在李严归降后。《三国志》云：“建安十八年，署严为护军，拒先主于绵竹。严率众降先主。”<sup>⑩</sup>因此，诸葛亮入蜀当在建安十八年（213）。何时到成都？本传有“与先主共围成都”的记载<sup>⑪</sup>，即建安十九年（214）。诸葛亮等人奉命从荆州起身，逆江而上，行程数千里，沿途战事频繁，到成都与刘备会师，仅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这说明他们攻占一个地方后，没有作过久的停留。白帝城是他们入蜀首克之地，当时刘备攻雒（今四川广汉县）不下，庞统中流矢而死，战情紧急，他们不会在白帝城久留和花费一段时间来摆阵。至于预设八阵，让十年后的吴国将领陆逊来入阵，那是小说家的杜撰。

战事急，时间紧，诸葛亮此次也没有在白帝城摆下八阵图。况且，他初出茅庐不久，征战经验缺乏，是否有“推演兵法，作八阵图”的能力大可怀疑。《水经注》载，摆下八阵图后诸葛亮曾说：“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这一表白不符合他初入蜀的心情。以谨

慎行事著称的诸葛亮也不会在入蜀首战时就说这种话。关于诸葛亮作八阵图，陈寿是在总结评介他的才干时提及的，这就合情合理，令人信服。

郦道元关于八阵图遗址的描述本身也存在疑窦。他说，遗址上的石堆“皆垒细石为之”，“高处可二三尺”。郦道元与诸葛亮相去近三百年，即使留下有细石垒成的石堆在江边，会不被冲散失吗？这是一个普通常识。笔者在长江边长大，亲眼见夏日江水暴涨奔腾之势，其力量能使江边“万物皆失故态”。郦道元所说的细石堆何能经三百年之洪水安然尚存，并且行列清晰，距离相等？这不可思议。

郦道元又说，遗址的形状是：“聚石八行，行间相去两丈。”唐宋人则确凿指出：在白帝城下的碛滩上，摆着六十四石堆，纵八行，横八行，每行八堆。一千多年来，由于对此遗址的确信，人们对这些石堆作了不少研究，企图以此弄清八阵图的运用。结果众说纷纭，牵强附会，莫衷一是。因为用这些石堆是难以说明阵法及其运用的。

古代的阵法相当于今天的战斗队形及其运用。它要求作战队形随地形、敌情而变化。因此，古代兵家谈阵，多强调一个“变”字。而这些移动困难的石堆无法体现阵法的多变。假设这些石堆代表士兵的队形或位置，如何教士兵临敌制变？假如它们代表障碍物或敌军，石堆不能动，其形状又单一不变，让士兵在规则的障碍物中，去攻击动也不动的敌人，这样操练阵法岂不愚蠢？有人说，这些摆列着的石堆类似今天作战的沙盘。石堆布列在江边数十丈长的沙滩上，将士观看困难；阵法灵活多变，推演后移动石堆也困难。为何要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沙盘？有人说，这是诸葛亮教士兵练阵的场所。在沙滩和卵石滩上走路都困难，更不用说操练。试问，士兵在这里怎样操练，练好后实战意义何在？郦道元关于白帝城八阵图遗址的描述经不起推敲。

对八阵的含义，历来就有争议。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县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为理解八阵提供了新资料。书中有《八阵》和《十

·阵》篇。在《八阵》篇中，孙膑论述了用八阵作战必须据敌情、地形配备兵力，确定战法。具体用何种阵形，该篇未讲。而《十阵》篇则详谈了十种不同阵形的特点和运用。《孙膑兵法》是最早论及八阵的文献资料。孙膑讲的八阵，不是一种具体的阵形或八种不同的阵形，而是对布阵之法的统称<sup>⑫</sup>。今人蓝永蔚著《春秋时期的步兵》一书，其《阵形的变换》一节也指出：“八阵是方阵自身队形变换的统称。”<sup>⑬</sup>关于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的记载，据此可理解为是陈寿对诸葛亮用兵布阵之法有所创见的肯定，而不是指发明了一种阵形。东晋文帝时，曾“令（陈）勰受诸葛亮围阵倚伏之法”<sup>⑭</sup>。这段文字可佐证，说明诸葛亮的八阵是讲的布阵之法。把变化多端的布阵之法用不能动的石堆来表示，这绝非出自军事家诸葛亮之手。白帝城八阵图遗址当是后人附会之作。

诸葛亮治蜀二十年，有善政佳事，死后受到“蜀人追思”。他死后几十年，陈寿在收集关于他的资料时说：“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sup>⑮</sup>因此，在西南地区，诸葛亮的传说故事比比皆是。白帝城八阵图遗址也算其中之一吧。

白帝城与今奉节县城之间有一长千余米、宽数百米的沙洲碛坝。白帝城东即瞿塘峡的夔门。江水流入夔门受阻，流速变缓。洪水从上游带来的泥沙石块在峡口两岸淤积而成沙滩。滩上沙石年年沉积，又年年被冲走。沙滩上有盐泉。《荆州图副》载：“碛上有盐井泉五口”。苏轼《诸葛盐井》诗的自注也说，沙滩上有盐井<sup>⑯</sup>。每当夏水消退，地下盐卤便溢出。自古以来就有人在沙滩上垒石建灶，取卤熬盐。那里常常盐灶垒垒，星罗棋布，便被人传为八阵图遗址。盐泉夏没冬出，人们夏去冬来，年年留下熬盐灶垒。沙滩上就年年可见石堆。“江流石不转”的神奇说法因此而来。不过，事实总归是事实。笔者的考证无非想说明，作为军事家的诸葛亮不会去干一件令人不解的蠢事而已。

注释：

①②⑪⑯《三国志·诸葛亮传》。

③参见缪钺：《三国志选·前言》。

④见《华阳国志》的《巴志》、《刘先主传》、《刘后主传》。

⑤⑦⑧《三国志·刘先主传》。

⑥《三国志》的《刘先主传》有“汉嘉太守黄元闻先主疾，举兵拒守”的记载；《诸葛亮传》有刘备病危时“南中诸郡，并皆叛乱”的记载。

⑨关于诸葛亮入蜀年代，说在 212 年的有，江耦的《曹操年表》，（《历史研究》1959 年第三期）；《长江三峡》，（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说在 213 年的有，《曹操诸葛亮著作选注》，（湖北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说在 214 年的有，《曹操集》，（中华书局 1974 年版）；《诸葛亮》，（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

⑩《三国志·李严传》。

⑫详见《孙膑兵法·上篇·八阵》及注①。

⑬参见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第 169、170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⑭《晋书·职官志》。

⑯见《集注分类东坡先生传》（卷二）《诸葛盐井》一诗自注。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1981 年第 1 期）

## 试论诸葛亮的八阵图

关于诸葛亮的八阵图，由于资料缺乏和唐宋以来众多猎奇者的附会、神化，今天已经难得其详了。《三国志·诸葛亮传》中仅存“推演兵法，作八阵图”等寥寥数字。因此，如何正确解释八阵图，并以此研究诸葛亮的军事思想，是一个极困难的课题。本文就此作一初步探讨，不妥之处，请指正。

为了认识八阵图，先从战阵的有关概念谈起。

阵，本指军队的队形。既然战场上情况变化无常，军队行军打仗的队列、宿营的部署也因之而变化多端。但是，军队的队形在临战和宿营时总有一些基本部署。这些基本队形，就构成了阵的所谓阵形。阵法，则是阵形在战斗中因地形、天候、敌情等条件不同而变化的方法。阵形及其变化用图记录下来，就是阵图。

吴晗同志说：“所谓阵法就是野战的战斗队形和宿营的防御部署；把队形、部署用符号标识，制成作战方案，叫作阵图。”<sup>①</sup>古代的兵书往往附有图，以说明作战部署。《汉书·艺文志》著录古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附图四十三卷。《隋书·经籍志》曾著录《孙子八阵图》一卷。隋唐时，考究阵图之风大起，宋时达到顶峰。唐李筌《太白阴经》一书中有“阵图”篇，独孤及著有《八阵图记》。北宋时，强调打仗用阵，皇帝将相都热衷于创阵法制阵图，军队演习打仗也依照阵图。各种阵图屡见于当时史籍和兵书之中。

根据对阵法、阵图的认识，陈寿所说的“八阵图”，当理解为八阵的阵图，也就是关于八阵的一整套作战方案。如此理解诸葛亮的

八阵图，在前人的论述中不乏其例。晋人李兴的《祭诸葛亮丞相》文中有“推子八阵，不在孙、吴”一句②；唐人尚驰曾在《诸葛武侯庙碑铭并序》中说：“制阵图兵法，敌国之军可覩矣”③。他们把八阵图分别提为八阵和阵图，这说明，所谓“作八阵图”，就是制作了关于八阵的图谱。

既然八阵图是关于八阵的阵图，那么，什么是八阵呢？对八阵的解释，历来有争议。不少人认为八阵是指八种不同的阵形。初唐人李善注《文选》，引《杂兵书》曰：“八阵，一曰方阵，二曰圆阵，三曰牝阵，四曰牡阵，五曰冲阵，六曰轮阵，七曰浮沮阵，八曰雁行阵。”④此外，还有八阵为金木水火土天地人及天地风云龙虎鸟蛇等阵形的说法⑤。对这些说法，《李靖问对》否定说：“传之误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诡设八名耳。八阵本一也，分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号；风云者，本乎幡名；龙虎鸟蛇者，本乎队伍之别；后世误传，诡设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的确，阵形的名称繁多，何止八种。从春秋时代的鱼丽阵到太平天国的百鸟阵，有数十种之多。那八阵到底应当如何解释呢？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新资料，书中有“八阵”、“十阵”等篇目。“十阵”篇讲述了十种具体的阵形及性能，“八阵”篇则论述了运用八阵作战如何根据敌情、地形配备兵力等。孙膑说：“王者之将”应具备的条件之一，是“阵则知八阵之经”。还说：“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可见孙膑讲的八阵，不是指一种具体的阵形或八种不同的阵法。因此，《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在“八阵”篇篇目下注曰：八阵，是对布阵之法的泛称。《孙膑兵法》是现存最早记载八阵的文献资料，它运用这一概念所赋予的含义，无疑是权威性的。

《孙膑兵法》中八阵的这种含义，在汉魏时期的资料中可得到印证。《后汉书·窦融传附曾孙窦宪传》载班固铭文，内有“勒以八阵，莅以威神”一句。三国时，陈琳的《为曹洪与魏文帝书》中也有

“據八阵之列，聘奔牛之权”句⑥。《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里有一份奏折讲得更清楚。其中一段说：“四时讲武于农隙，汉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都试车马，幸长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习，自今已后，可无四时讲武。”从这些资料看，八阵作为由当时泛指布阵之法的一个常用军事术语，不仅在文人笔下，而且在军队每年都试时都是这一含义。假如专指某一种或八种具体的阵形，怎样解释秦汉魏晋各代的士卒都能“为八阵进退”呢？

“古人讲布阵之法多称八阵”⑦，其答案可以从早期战斗队形的布列中找到。《李靖问对》载：“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阵法，四为闲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兵家关于八阵的“数起于五而终于八”的说法，这一阐述较为合理。早期布阵，军队在“井”字形的地面上摆开，作进退和变换队形。如果用奇正来解释，环于大将四面的为正，闲地为奇。大将居中，指挥军队在“井”字形的八块地面上变换队形。这就是所谓“四奇四正而八阵生焉”⑧。古阵法这种“四奇四正”的布列和由此而产生的阵形变化就被称作“八阵”。以后，阵法发展了，刻板的“丘井之法”布阵被摒弃，但是，八阵作为兵家用语却保留了下来。

《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所说的八阵，也是泛指布阵之法。蜀国灭亡后不久，司马昭曾令陈勰“受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标帜之制，勰悉暗练之”⑨。对这一史实，《玉海》引薛士龙语为：“陈勰持白虎幡，以武侯遗法教五营士。”诸葛亮的阵法被后人理解为“围阵用兵倚伏之法”，并用五营士来教习，可见陈寿笔下的八阵含义，与孙膑和汉魏时人是一致的。诸葛亮残存的军事著作，也证实了这种理解的正确。

作为军事家，诸葛亮有过不少著述。陈寿编的《诸葛亮集》有二十四篇，十万四千多字。其中有《军令》上、中、下三篇，《兵要》一篇